

弘扬长征精神 用好红色资源

○ 通讯员 廖朝圣



当地群众向游客介绍红军长征经过黔东南的情形

红军长征，在经历了惨烈的湘江之战后，8万多中央红军损失只剩3万多人，何去何从，1934年12月18日红军长征途中在黎平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上，中央选择了毛泽东同志的放弃与湘西红军会师，西进遵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张，为此，。史学界称黎平为曙光之城，转折之地，钻石红色资源，在党史上占有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黎平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前会，是长征胜利的基石。党史界一致认为，没有黎平会议，就没有遵义会议；据此推之，没有遵义会议，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；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，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。

弘扬长征精神，必须挖掘红色文化。2005年我在黄平任宣传部长参加“红军在黔东南进出两州活动”时，就深深感受到黔东南红色文化建设的重要性。时任州委宣传部的耿生茂部长有意识地策划了这次大型活动，通过重走红军在黔东南“进出两州路”的活动撬动，用“四两拨千斤”的杠杆，把黔东南丰富的红色资源宣传出去，虽然说时间已过去了10年多，但这次活动的后劲，对黔东南的红色旅游开展，至今仍然发挥着潜在的推动作用。

“重走红军进黎平洪洲出黄平旧州”的活动，严格按照1934年红军在黔东南的时间和路线进行，12月12日重走队伍沿着中央红军长征的线路，由黎平的洪洲出发，到12月31日到达黔东南黄平旧州，前后历时20多天，辗转黔东南黎平、榕江、从江、锦屏、天柱、剑河、三穗、台江、施秉、黄平、镇远、岑巩等12个县市，历经千难万险，感悟红军精神，脚磨起了泡，脸晒破了皮，现在每当工作中遇到一些困难，回忆一下“苦不苦，想想红军二万五”

的重走长征路精神，身上就会充满一种勇往直前的力量。

黔东南的色，有红色、绿色、蓝色、原色（原生态色）等多色，一红百色亮。我们要以这次党史教育为契机，把黔东南装点得更加姹紫嫣红，灿烂多彩。我在上黔东南文化课的时候，直接将专题定为《最牛凯里，醉红黔东南》，大讲特讲黔东南黎平会议、楠林密谈、毛泽东41岁生日、龙大道、杨至诚等人物事件实物最多的藏家。收藏老张不惜重金收购红色藏品，他所收藏的红军长征在黔东南留下和用过的实物，遵义会议纪念馆和黎平会议纪念馆，现在都展存有他无偿捐献的红色实物，实在令人敬佩。张伦平在州教育局退休后，全身心地投入到筹办“红军长征在黔东南纪念馆”工作，由于是属私家藏馆，个别人不理解，进展缓慢，我们希望能够得到更多人的帮助与支持。

黔东南是一个天然的博物馆，除了红色收藏，还有绿色、蓝色和原色收藏，也是天然的博物馆。西江、肇兴、肇沙等都是正牌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，镇远、隆里、旧州等都是国家授了牌的旅游古城，特别是那与夜郎齐名的且兰古都旧州，更有许多书写不完的传奇。黔东南如雨后春笋般的个人收藏馆，星罗棋布，灿烂辉煌。州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杨再新推荐我们去参观绪伟私家“太阳鼓”博物馆，他收藏着黔东南苗、侗、瑶、水、革家等先民从古老穿不过来的贵旧衣物，每一件都价值连城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谢国刚文化人带我和吴运坤副教授拜访了建在凯里的“苗妹非遗博物馆”，银首饰、银项圈、银茶壶、银戒指，银光闪闪，琳琅满目，那才是大开眼界，她在全国开有苗妹银饰连锁店，营业额上亿，可谓“三分天下有其一”。

我喜欢享受邮票收藏的美妙时刻，且花钱不多，心里热乎，让人沉浸在幸福时光的汪洋大海之中，沐浴着历史文化的阳光雨露。有人说收藏是一种爱好，是一种文化欣赏，是一种情操陶冶，是一种文化记忆。而我要说的是，有关黔东南邮票的收藏更是一种稀缺少有的物质资源，一种不可再生的宝贵财富。

有关黔东南的收藏，除了邮票上的鼓楼、风雨桥外，还有印在人民币上的民族人物，州博物馆是全州最大的博物馆，我们经常带学员到这里接受爱国爱州教育，

《凤凰池》两本书后来《大后方》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，《凤凰池》也在2019年最后一期《今古传奇》上特刊号予以发出，这对专业作家都奢望的高平台，《今古传奇》居然慷慨地给了黔东南的李作家，这不得不说是黔东南作家的传奇，黔东南红色文化的传奇。

受“收藏老张”的影响，退休后我尝试着收集了一些红色藏品。虽然品种和数量不多，但对抢救资料和愉悦心情有很大帮助。收藏老张，是人们给他的外号，他原名叫张伦平，是苗正根红的南下老子弟，具有天生喜爱红色的传统，也将一生的心血用在了红色收藏上，他自费行走红军在黔东南的足迹，收集了很多红色文化藏品，是我所见收藏最多，门类最全，私人收藏有关黎平会议、毛泽东在黔东南41岁生日、榕江红七军、黄平楠林密谈、龙大道、杨至诚等人物事件实物最多的藏家。收藏老张不惜重金收购红色藏品，他所收藏的红军长征在黔东南留下和用过的实物，遵义会议纪念馆和黎平会议纪念馆，现在都展存有他无偿捐献的红色实物，实在令人敬佩。张伦平在州教育局退休后，全身心地投入到筹办“红军长征在黔东南纪念馆”工作，由于是属私家藏馆，个别人不理解，进展缓慢，我们希望能够得到更多人的帮助与支持。

黔东南是一个天然的博物馆，除了红色收藏，还有绿色、蓝色和原色收藏，也是天然的博物馆。西江、肇兴、肇沙等都是正牌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，镇远、隆里、旧州等都是国家授了牌的旅游古城，特别是那与夜郎齐名的且兰古都旧州，更有许多书写不完的传奇。黔东南如雨后春笋般的个人收藏馆，星罗棋布，灿烂辉煌。州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杨再新推荐我们去参观绪伟私家“太阳鼓”博物馆，他收藏着黔东南苗、侗、瑶、水、革家等先民从古老穿不过来的贵旧衣物，每一件都价值连城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谢国刚文化人带我和吴运坤副教授拜访了建在凯里的“苗妹非遗博物馆”，银首饰、银项圈、银茶壶、银戒指，银光闪闪，琳琅满目，那才是大开眼界，她在全国开有苗妹银饰连锁店，营业额上亿，可谓“三分天下有其一”。

我喜欢享受邮票收藏的美妙时刻，且花钱不多，心里热乎，让人沉浸在幸福时光的汪洋大海之中，沐浴着历史文化的阳光雨露。有人说收藏是一种爱好，是一种文化欣赏，是一种情操陶冶，是一种文化记忆。而我要说的是，有关黔东南邮票的收藏更是一种稀缺少有的物质资源，一种不可再生的宝贵财富。

有关黔东南的收藏，除了邮票上的鼓楼、风雨桥外，还有印在人民币上的民族人物，州博物馆是全州最大的博物馆，我们经常带学员到这里接受爱国爱州教育，

《凤凰池》两本书后来《大后方》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，《凤凰池》也在2019年最后一期《今古传奇》上特刊号予以发出，这对专业作家都奢望的高平台，《今古传奇》居然慷慨地给了黔东南的李作家，这不得不说是黔东南作家的传奇，黔东南红色文化的传奇。

受“收藏老张”的影响，退休后我尝试着收集了一些红色藏品。虽然品种和数量不多，但对抢救资料和愉悦心情有很大帮助。收藏老张，是人们给他的外号，他原名叫张伦平，是苗正根红的南下老子弟，具有天生喜爱红色的传统，也将一生的心血用在了红色收藏上，他自费行走红军在黔东南的足迹，收集了很多红色文化藏品，是我所见收藏最多，门类最全，私人收藏有关黎平会议、毛泽东在黔东南41岁生日、榕江红七军、黄平楠林密谈、龙大道、杨至诚等人物事件实物最多的藏家。收藏老张不惜重金收购红色藏品，他所收藏的红军长征在黔东南留下和用过的实物，遵义会议纪念馆和黎平会议纪念馆，现在都展存有他无偿捐献的红色实物，实在令人敬佩。张伦平在州教育局退休后，全身心地投入到筹办“红军长征在黔东南纪念馆”工作，由于是属私家藏馆，个别人不理解，进展缓慢，我们希望能够得到更多人的帮助与支持。

黔东南是一个天然的博物馆，除了红色收藏，还有绿色、蓝色和原色收藏，也是天然的博物馆。西江、肇兴、肇沙等都是正牌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，镇远、隆里、旧州等都是国家授了牌的旅游古城，特别是那与夜郎齐名的且兰古都旧州，更有许多书写不完的传奇。黔东南如雨后春笋般的个人收藏馆，星罗棋布，灿烂辉煌。州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杨再新推荐我们去参观绪伟私家“太阳鼓”博物馆，他收藏着黔东南苗、侗、瑶、水、革家等先民从古老穿不过来的贵旧衣物，每一件都价值连城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谢国刚文化人带我和吴运坤副教授拜访了建在凯里的“苗妹非遗博物馆”，银首饰、银项圈、银茶壶、银戒指，银光闪闪，琳琅满目，那才是大开眼界，她在全国开有苗妹银饰连锁店，营业额上亿，可谓“三分天下有其一”。

我喜欢享受邮票收藏的美妙时刻，且花钱不多，心里热乎，让人沉浸在幸福时光的汪洋大海之中，沐浴着历史文化的阳光雨露。有人说收藏是一种爱好，是一种文化欣赏，是一种情操陶冶，是一种文化记忆。而我要说的是，有关黔东南邮票的收藏更是一种稀缺少有的物质资源，一种不可再生的宝贵财富。

有关黔东南的收藏，除了邮票上的鼓楼、风雨桥外，还有印在人民币上的民族人物，州博物馆是全州最大的博物馆，我们经常带学员到这里接受爱国爱州教育，

《凤凰池》两本书后来《大后方》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，《凤凰池》也在2019年最后一期《今古传奇》上特刊号予以发出，这对专业作家都奢望的高平台，《今古传奇》居然慷慨地给了黔东南的李作家，这不得不说是黔东南作家的传奇，黔东南红色文化的传奇。

受“收藏老张”的影响，退休后我尝试着收集了一些红色藏品。虽然品种和数量不多，但对抢救资料和愉悦心情有很大帮助。收藏老张，是人们给他的外号，他原名叫张伦平，是苗正根红的南下老子弟，具有天生喜爱红色的传统，也将一生的心血用在了红色收藏上，他自费行走红军在黔东南的足迹，收集了很多红色文化藏品，是我所见收藏最多，门类最全，私人收藏有关黎平会议、毛泽东在黔东南41岁生日、榕江红七军、黄平楠林密谈、龙大道、杨至诚等人物事件实物最多的藏家。收藏老张不惜重金收购红色藏品，他所收藏的红军长征在黔东南留下和用过的实物，遵义会议纪念馆和黎平会议纪念馆，现在都展存有他无偿捐献的红色实物，实在令人敬佩。张伦平在州教育局退休后，全身心地投入到筹办“红军长征在黔东南纪念馆”工作，由于是属私家藏馆，个别人不理解，进展缓慢，我们希望能够得到更多人的帮助与支持。

每次去我都要到有黔东南人头像的两张放大的人民币图案前，驻足端详，这是中国人民银行1980年发行的第四套壹角和壹元的人民币。壹角左上角的图案，是我州第一任苗族州长王德安，壹元右上角的图案，是我州从江侗族姑娘石乃引。这两张钱币，都是我们那一代人每天手上要走过无数次的纸币，但黔东南很多年轻人，对于这两张人民币的了解，大都停留在即将退市藏品价值的认知上，没有看到其比经济价值更大的社会价值，不能不说是一种不该有的遗憾与缺陷。

文化收藏，特别是红色文化的收藏，看似雅事，难事，更是一件简单之事、乐事与趣事，有钱人能搞，无钱人也能做，漫步前行，积少成多。到河里捡象征红色的画面石、形状石，不要钱，收集用过的废手机、空酒瓶不要钱，前几天有个好友晒一个刚脱贫的贫困户家具，我居然无意中还发现一台老式的华南牌缝纫机，应该比新缝纫机更具收藏价值和观赏价值。

当然，能在黔东南红色博物馆里，摆上几个有黔东南特色的奇石、根雕，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在“今日头条”，我看见施秉县文联主席奉力发的一个宣传施秉奇石的微信，其奇石如龙似凤，像人像仙，栩栩如生，撼人心魄，我爱黔东南的红色文化，爱黔东南的一草一木，我感叹于黔东南巧夺天工的神奇，我认为所有这些，都是擦亮黔东南红色文化亮丽底色的基座。

写这篇弘扬长征精神，讲好黔东南红色故事，用好黔东南红色资源的文章，是我非常看重和偏爱黔东南的红色文化所至，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与全体黔东南人一道，共同打造和擦亮黔东南红色文化的亮丽品牌和底色，国家长征文化公园在贵州在黔东南的建设，也一定会在全国甚至全世界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

总之，红色聚宝盆，锦绣黔东南既是一片绿色的土地，更是一片红色的沃土。她给我们带来了诸多的美誉与荣耀，我们要趁势而上，多管齐下，让收藏和书写的红色，把黔东南装点得更加美丽。当前，全州上下，全力攻坚，已全面夺取2020年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，收藏和书写红色作品，能够鼓舞人心、凝聚力量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。我们要尽快开设红色博物馆、开发红色旅游产品、开辟红色精品线路、开创黔东南红色文化品牌，以此鼓舞信心、激发斗志和凝聚人心，努力建设大美黔东南新未来，让黔东南的红色，红遍中国，红透世界。



少寨红军桥景点 有位义务讲解员

本报讯（通讯员 潘奇伟 姚进忠）在黎平县高屯街道少寨红军桥红色景点，有一位年逾古稀义务讲解员，他每天为人们讲解发生在当地的红军悲壮感人故事，他的名字叫吴锡焰。

吴锡焰，虽已年逾古稀，但精神矍铄，当他讲解红军长征时的故事时，却津津乐道，他记忆好，讲解时的声音很洪亮，当年红军长征经过当地时留下的四首诗，他能一字不落的背下来。

吴锡焰自小生活在少寨，从叔伯那里听来了红军长征路过少寨的情景，深深为红军严明的军纪和艰苦奋斗的长征精神所感动。吴锡焰曾在村上担任过村支书，那时经常有人来少寨红军桥参观，他就负责给参观的人讲解那段悲壮感人的红军故事。多年的锻炼，加上他讲的生动，久而久之，他便成了村里出了名的讲解员，很多人来这里参观，都点名请吴锡焰来做讲解，当然，吴锡焰也不负众望，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讲解。

“红军是1934年12月14日（古历十一月初八）到我们少寨的……”说起红军长征路过少寨的情形，吴锡焰总是能娓娓道来。

如今，他几乎每天都要接待游客做讲解，一遍又一遍地把那段红军长征历史讲给大家听。最多时一天讲了十几场，站了近十个小时。吴锡焰的讲解生动感人，讲到动情处，自己也情不自禁地掉下眼泪。

“长征时红军那么艰苦，都还帮助我们，长征精神是保证我们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，这种精神我们不能丢，更不能忘，只要有一口气，我就要一直将红军长征精神讲下去，我要让后人铭记这段历史，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。”当问及义务讲解员要讲多久时，他斩钉截铁地说。

中国封建王朝采取“以夷治夷”政策，利用当地酋长以其势力管辖所及的区域，分别授予官职，准其子孙相继承袭，形成中国历史上的“土司制度”。由于这一制度延续时间长久，因而形成了独有的“土司文化”现象。

明清时期黄平境内的重安长官司，建立于明永乐九年（1411），制为世袭，职为土吏目，名为正长官司。长官司府邸最初建于现今的凯里市大风洞镇对江村官庄坝（当时属黄平重安辖地，1943年划归凯里市），修建时间为明洪武七年（1375）。

历史沿革 明洪武元年（1368），太祖叙功，追封张德胜为蔡国公，后又追封为河间王。张德胜有七子，长名张玺，荫新城侯。玺子张轩，承袭父爵。轩子张钧，袭外卫游将。明永乐年间，贵州宣慰使田珍、黄纯等反明，张钧叙以副指挥职，带领其两个儿子张顺和张忠，并封为左右先锋协同南征，平息田珍和黄纯等叛军。后叙功，张钧被封为金吾将军（官阶二品），张顺被封为昭武将军（官阶正三品），张忠被封为安远将军（官阶从三品）。后来张顺留南镇守，并获准世袭黄平属地的重安长官司职。张顺去世后，由其长子张佛宝承袭，此乃重安长官司之始。

张佛宝奉敕荫袭首任重安长官司之后，任职十年。张佛宝去世后，由其长子张俊于明永乐二十一年（1423）承袭长官司之职。

明成化十二年（1476），四川巡抚张瓚与播州（今遵义）宣慰使杨辉率兵驻镇黄平安抚司，派兵至重安、湾溪（今凯里老城区）、天坝干（今丹寨县龙泉镇）等地镇压少数民族起义。将原属重安长官司的湾溪等地52寨新设安宁宣慰司，杨友任宣慰使。明成化二十三年（1487），重安长官司长官张通等状告杨友、何清抢占地盘，激变夷民等事项。朝廷派刑部尚书何乔新调查处理，遂将杨友放逐到四川保宁府，播州土司内江暂告平息。

明正德五年（1510），杨友逃离保宁府，组织叛乱，相继占领重安、黄平、余庆等地，并攻入播州，杀戮甚多。正当朝廷拟派兵镇压之时，杨友病故，朝廷遂授予杨友之子杨弘土舍田职。正德十二年（1517），杨弘与重安副土官冯纶有矛盾，冯纶趁杨弘死亡之际，引诱苗民攻占凯里一带。明嘉靖元年（1522），杨弘之弟杨张盗取白泥司印信，进攻播州，朝廷被迫承认杨张袭任安宁宣慰使。

清顺治十五年（1658），朝廷派兵开拓黔疆时，张威镇首先归顺。清康熙十六年（1677），宗室觉罗王岱令贵州赵巡抚题报土司宗图，经部议复获准许，继续承袭重安长官司一职。清咸丰五年（1855年）至清光绪初年，各地起义频发，国运衰微，司职徒具虚名。土吏目张嘉升率兵入城同防守，城陷，张嘉升殉难。逮至1928年，谷陇改设团防局，岩鹰设立“理字团”，公差夫役由团首代办，土司被取缔。

清朝被推翻后，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统治依然存在。谷陇岩鹰屯的土司官张华安继续承袭其职，这种似是而非的土司制度，一直沿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。根据《平南传》所载，除重安之外，尚有普安、普定等司及都江顺德营的土千总等七职，都是源于张氏人黔始祖张钧奉敕南征时先后建立的。

治理区域 《黔南职方纪略》载：“重安土吏目张氏，管重安诸寨”。其治理区域在其势力消长过程中时有变化。明成化年间，其管辖范围为湾溪等地52寨。明弘治十三年（1500）成书的《贵州图经新志》载：“其地东至宣化，北至杨义司界各二十里，南至凯里司界十里，西至清平县界五里”。明嘉靖十五年（1642），重安长官司传至张国柱后，其司署改设现谷陇岩鹰，州牧敕令张国柱镇守岩鹰，主管谷陇、黄飘等地。

自治权贵 《明史·官职志》记载，土司主要职责是“各统其部落，以听征调、守卫、朝贡、保寨之命”。重安长官司是军政合一的政体，在辖区享有养兵自卫、行政司法、决定土地和赋税制度等特权。

重安长官司负有保境安民等职责，通过“寓兵于农”等形式拥有一定规模的“土兵”武装。

“改土归流” 明朝中叶以后，朝廷改革土司统治管理制度，逐步废除西南地区统治少数民族的土司头目，由中央政府派任流管治理，史称“改土归流”。由于贵州“改土归流”是改大不改小，改上不改下，虽然对播州、思州等大同土司实行“改土归流”，但下属的小土司依然继续存在。当时黄平境内的重安长官司、岩门长官司、朗城司土吏目，虽有“归流”但不“改土”，仍世代相袭，一直到民国时期才终结。

重安长官司——「土司文化」的历史见证

○ 通讯员 梅正魁

天柱坪地的“铛铛鼓”

○ 通讯员 刘慧桥 刘挺华

“铛铛鼓”，是天柱坪地镇颇具侗族文化特色的民间传统艺术，表演起来，气势磅礴，威风八面，精彩绝伦，让人震撼！

坪地的“铛铛鼓”表演，那种波澜壮阔精彩场面，让我难以忘怀。

坪地的“铛铛鼓”的表演阵容根据场地而定，可大可小，通常由8个大鼓，8对小铛铛和8对铙钹组成。表演者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方阵排列。表演者衣着古朴，姿态优美，穿梭有序，动作整齐，鼓点声密集激昂、铛铛声高亢响亮，铙钹声清脆悦耳。表演中喷发出来的浑厚鼓声、铛铛声和铙钹声，由低到高，由远到近，仿佛千军万马在战场上激烈交锋，似兵刃交接刀光剑影，战马驰骋电闪雷鸣。这鼓声、铛铛声、铙钹声，使人听了兴奋万分，瞬间注入了神奇的力量，催人奋勇向前。坪地镇的“铛铛鼓”无论到哪地方表演，传来的是观众震天的掌声和此起彼伏的喝彩声。现今坪地的“当当鼓”已经成为天柱重大节日活动中第一个表演的精彩节目。

坪地的“铛铛鼓”可说是人人爱的一种文艺活动，据说是明朝洪武年间军民联欢的产物。

明朝洪武五年（1372年），因贵州榕江县、广西阳县和湖南澧县等处少数民族作乱，朝廷命卫国公邓俞为征南将军，以江南侯周德兴和江阴侯吴良为副，率兵平乱。江阴侯吴良手下的士兵多来自江西吉安府的青壮年。平息叛乱后，明政府为了巩固地方政权，在湘黔边境设立卫所，圈占土地安置屯军，并拔民下寨。让军民一起开发湘黔边境。据历史记载：明

初，贵州普遍立卫所，实行屯田制。20万驻军中，“三分守卫，七分屯田”，从事屯田的士兵大约有10余万，军屯的田土达120万亩。被安置在天柱屯田的军队主要是刘良手下的士兵，由于天柱地广人稀，土地肥沃，坝溪交错，水源资源丰富，是百姓居住的好地方。为了加速对天柱的开发，刘良又从江西吉安府迁来了大量移民。这些军人和移民来到天柱后，团结当地土著居民，进行集体生产，兴修水利，推广牛耕，引进新的农作物品种，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。他们在生产过程中，相互尊重，相互交流生产经验，且互通婚嫁，相互融合。经过他们的共同努力，开垦了大量土地。粮食产量逐年提高。军民生活水平大有改善。在开发天柱过程中，坪地效果最为突出，军民团结亲如一家。

明洪武二十五年（1392年）设立不久的天柱守卫卫千户所为了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之情，决定在收成后的十月初一，在坪地组织规模空前的军民联欢大会。坪地各寨长老接到通知后，立即行动起来。他们把各地用来祭祀和驱邪的大鼓、铛铛、铙钹凑集起来，排成阵容进行整体擂击训练，结果场面威武、气壮山河，振奋人心，深深吸引了八方民众前来观看。在军民联欢演出的这一天，“铛铛鼓”表演非常成功，轰动于湘黔边界。从此以后，坪地的“当当鼓”就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，迄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。

由于坪地的“铛铛鼓”瞬间能催人奋进，后来被用于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号角。相传清康熙年间“三藩作乱”（“三



“铛铛鼓”敲起来

藩”是指平西王吴三桂、平南王尚可喜、靖南王耿精忠三个藩王），吴三桂在西南、湖南等地杀人夺货，为非作歹，危害地方，民怨载道。清廷为了安定民心，稳定社会秩序，派湖广总督蔡毓荣率绿旗军从湖南向贵州、云南进剿吴三桂的叛军。当蔡毓荣率军打到湘黔边境时，天柱人民主动配合清军对叛军作战。坪地组成300多人的“铛铛鼓”队亲往前线为清兵列阵擂鼓，敲

铛、打钹列阵，鼓舞士气。清军在排山倒海的“铛铛鼓”声的催促下，精神振奋，奋勇冲锋，杀得叛军丢盔弃甲，人仰马翻，使清军在战场上势如破竹。坪地的“铛铛鼓”显示了强大的鼓动威力。

而时至今日，党恩浩荡，国泰民安，天柱坪地的“铛铛鼓”又敲响起来了，成为颂党恩、颂太平、颂盛世的主要文化活动。